

中国社会思想（七）

吴涛 主编

目 录

汉代白虎观与神学思想.....	1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地位.....	1
白虎观奏议的神学世界观.....	10
白虎观奏议的神学历史观.....	20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	27
王充时代唯心与唯物主义演进.....	27
王充思想的背景分析.....	42
王充对神学的批判.....	57
从无神论到薄葬论.....	71
王充的唯物主义知识论与逻辑学.....	78
王充命定论思想.....	88
两汉思想争论.....	97
两汉经学的历史意义.....	97
经今古文学正解.....	100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	109
汉末清议思想.....	116
统治阶级的势力消长.....	116
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浮华”“交会”	125
汉末的风谣题目与清议.....	144

汉代白虎观与神学思想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地位

白虎通义这一本书，自隋书经籍志著其篇籍以来，各史记载稍有出入。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等撰。后汉书班固传称它做白虎通德论，隋书、旧唐书称它做白虎通，新唐书称它做白虎通义。它的篇目，各史记载也不大相同。按“白虎”指汉宫白虎观，汉章帝在这里大会经师，钦定经义，连月乃罢，后汉书章帝纪称，令群臣“作白虎议奏”，儒林列传序称“命史臣著为通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原来诸儒所讲说的经义，大经都称作“议奏”，或“通德论”，经章帝最后裁决以后，史臣所撰集的就称作“通义”，现存的白虎通义或省略“义”字的白虎通一书，当是班固所撰集的。后汉书班固传所谓“令固撰集其事”，即指此书。

汉代自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经义为汉治法，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为一尊的法度，首创金马门特诏的制度，显示出封建制社会的法典的雏形。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制临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是封建制政权的完整的法典，可惜书佚不传了。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公元五十六年）宣布图讖于天下，进一步把经义庸俗

化，完成了国教的形式。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意义。后汉书鲁恭传说，东汉章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帝纪说，“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雅儒，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注引礼纬斗威仪说，“三微者三正之始，万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三正指夏商周三代正朔之月（周尚赤，十一月；殷尚白，十二月；夏尚黑，十三月）。这正是白虎通义三正篇的历史证件。他诏定刑律，要咨访儒生，稽之典籍，然后作出自己的号令，这也可以和白虎通义这一完整的法典互证。后汉书曹褒传更显示出皇帝制订“国宪”的消息：

“〔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按上三句话，属于会昌符，也见于汉书律历志。“九”附会光武，“十”附会明帝，“十一”附会章帝）。尚书璇璣铃（纬书）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按与纬书本文略有出入，因汉代五经家都说汉为尧后，故这里这样说）。予（章帝）末小子，托于数终（即“十一”之数），揭以纘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下引纬书从略）……每见图书，中心慙焉！……勅〔曹〕褒曰：‘此制（指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準旧典，杂以五经讖纪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

上面讲的章帝和曹褒的话，和白虎通义的年代相次，两相印证，就可以了解汉章帝的法典内容。曹褒传论更指出汉代法典制作的演变，最后说到章帝的“国宪”：

“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我们认为白虎观所钦定的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论根据的讖纬国教化的法典。讖纬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的，约在秦、汉之陈才制作出来。这些书到了隋代大都毁禁不传，余有不少佚文，散见各书。讖是符讖、图讖，是借助于趣义而附会的一种变相的隐语，从秦代开始利用这种预兆吉凶的符验，来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史称“秦讖”。纬对经而言，是解经家在经的章句以外附会出的一套迷信，利用来为汉代政权编排统治合法化的根据，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等。汉代各经有纬，史称“纬书”。因此，图讖纬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这种经义国教的意义，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基督教是一种神学和庸俗派哲学的混合物同样，“它(基督教)那留停下来的官方形态是国教形态，是尼克亚宗教会议(按三二五年在罗马尼克亚城举行的宗教会议，统一了宗教思想，确立了教会在争取政权斗争中的组成基础和策略基础)为着配合国家的目的而制出的。……基督教已成为国教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是适合当时情况的宗教。在中世世，随着封建制度的驳展，基督教形成为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宗教。……中世纪把哲学、政治、法律等思想体系的一切形态囊括在神学之内，变为神学的分科。”(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看中文版焉克思恩格斯文选，卷二，页三九七)从西汉的石渠阁的经义钦定到东汉白虎观的经义钦定，

就是这种形态。所谓“亲制临决”的钦定的法典形式，企图使皇帝成为国家的本质，使上帝成为宗教的本质，并使二者的关系固定化起来，这也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王一词乃是君主制的完成，这犹之乎对上帝一词的崇拜是宗教的完成。国王一词是国家的本质，犹之乎上帝一词是宗教的本质，尽管这雨词毫无意义”。（英国状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四一）

明白了汉代经学国教他的历史性质，我们再进行进一步详述一下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事实：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按甘露三年论定五经于石渠阁）。至〔光武〕建武中，复置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按此年宣布图讖于天下）。至〔明帝〕永平元年……〔樊〕曄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章帝纪）

左汉章帝白虎观钦定经学的史实，又见于后汉书儒林列传、贾逵传、班固传、丁鸿传、杨终传和陈敬王羡传等，此外后汉书蔡邕传、东观汉记、后汉纪各书都有记载，并把石渠阁和白虎观的法典相提并论，追述渊源，即后汉书翟酺传所谓“武帝大会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在这些记载中，杨终传讲的可以参证，兹

择录于下：

“〔杨〕终多又言(上面讲的是天下多乱事)，宣帝博徵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从上面白虎观会议的形式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作为“国宪”的钦定经义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议而最后由皇帝裁决的法典，在经义统一之后，它是“永为世则”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异议。皇帝是以一个大家是和大教主的身分参与经义的裁决的。现在我们再从白虎观奏议的另一方面，研究其主要精神是什么东西。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在后汉书中可考的有数十人，其中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表面上虽有争辩，但他们都迷信谶纬。例如贾逵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也大倡图谶，他说：

“昔武王终父之业，猱旌在岐，宣帝成怀戎狄，神雀仍(频)集，此胡降之征也。……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遝。”(后汉书贾逵传)

后汉书论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这就说明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庸俗化到什么程度了。

丁鸿也是参加白虎观会议的重要人物，东观汉纪说他附会图谶，有这样的话：

“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业。祀五帝于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泽降澍，柴祭(尔

雅：“祭天曰燔柴”）之日，白气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响之休符也。”

他大谈什么日食的天人感应，后汉书本传记载他的话和白虎通义中说的内容相一致：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朽，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虧陵阳，月满不朽，下骄盈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覲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

后汉书赞，对于鸿“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的日食的宗教说，讽刺道：“高论白虎，深言日食！”

又例如杨终是建议召开白虎羽会议的人物，他曾受诏把司马迁的史记删除了十余万言，又作过赞颂汉代嘉瑞的诗十五章。又如李育是在白虎观和贾逵辩论的人物，但他和贾逵一样，“多引图讖，不据理体”（儒林列传）。撰集白虎通义的班固更有完整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曾根据图讖纬书，做了一篇历史理论，从开天辟地，讲到汉章帝的白虎观法典，所谓“作典引篇，述叙汉德”，用荒唐的宗教呓藉，说明汉继尧统的天命。这篇东西实可当作白虎通义的序言。他说：

“……夫图书（河图、洛书）、亮章天哲也（天授于天子），孔猷、先命圣孚也（孔子的图书专给合格的汉家皇帝），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瑞符）以剑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神）之繁祉，展放（效）唐之明文（语出尚书纬璇璣铃，言汉为尧后）。……是时圣上（章帝）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论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覈仁义之林藪，以望元（天）符（瑞）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说碎，又悉经五（指五年卜征）

繇(兆辞)之硕(大)虑矣。……汪汪乎丕天之大律(语出尚书太誓篇,“律”即法典),其畴(谁)能亘(竟)之哉!

唐哉皇(汉)哉!皇(汉)哉唐哉!(唐指尧,皇指汉,即言唯尧唯汉永垂世则)”(后汉书班固传)班固上面的话,不但人僧侣主义的宗教理论说明历史的变化,而且用经学和神学的混合观点,颂扬汉章帝的历史功绩,这即是说,章帝之所以能“永年丕天之大律”,制定法典,是因为他要应天之瑞符,以“垂精游神,包举艺文”的神圣天资,把一切道德仁义和礼法制度的所以然都作出最后的裁决,发扬光大了西汉宣帝石渠阁的传统。因此,后汉书赞,不能不指出“〔班〕固迷〔于〕世纷”了。

这样看来,参与白虎观会议的“理论”家们和西汉宣帝石渠阁集论的“理论”家一样,好像罗马末期的庸俗哲学家们,不是贪财营利的学究,便是投靠富豪之家的清客,甚至是皇帝宫中头号得宠的隐谋家。他们不是讲哲学,而是为统治阶级安排宗教,迫寻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或者是利用经义为汉制法的法学家们,他们为皇帝制出空前极无耻之能事押国家法来。同时,风毛麟角的思想家如王充便不能不“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蜕化的同时代人”(参看恩格斯: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六九——七〇)。

根据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看来,它是尽其杂糅混合的能事的,它把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纬书混合在一起,望文附会,曲解引申,特别是讖纬,构成白虎通义的依据。清代今文学家庄述祖也不能不说:“传以讖记,援纬证经,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后灵台郊祀,皆以讖

决之，风尚所趋然也。故是书论郊祀、社稷、灵台、明堂、封禅，悉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以緼道真，违失六艺之本。”（珍蓺宦文钞卷五，白虎通义考序）按庄氏似只以郊祀等篇杂引讖纬，其实如果把白虎通义的文句和散引于各书中的讖纬文句对照，各篇都是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讖纬。我们以为，白虎通义之为庸俗经学和神学的混合物，从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两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恩格斯说，“对向来的一切宗教说，仪式是大事。只有参加祭祀仪式和巡行瞻礼，而且在东方更须遵守十分繁荣的吃住与清静戒律，才能被接受进教。”（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七一）白虎通义的宗教仪式是十分繁荣的，在这方面就需要杂引经义来做附会的理由，但是宗教更要求把过去的传统遗说，唯理地庸俗化，白虎通义在这方面就大量地“括纬候，兼综图书”，以曲说六经，附和皇帝完成国教的意志了。因此，白虎通义与其说是杂引趣义本文，不如说主要是杂糅图讖纬候。

为什么白虎观神学主要杂引图讖纬书呢？因为依照神学大师们讲来，一切经义都是为汉制法的，而所谓经又是天授古代皇帝们制作的，白虎通义五经章说：“后世圣人易之技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帝也”。这些书都是神书，例如尚书纬璇璣铃说：“孔子曰，‘五帝出受录图’”（文选注引），又说“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序正义引）。白虎通义五经篇就根据这种纬书的神话，附会说：“传曰：三皇百世，计神元（天）书，五帝之世，受录图、史记、从

政录，帝魁以来除礼乐之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又按这些神学大师们说，五经是这样的东西：“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趣。”（同上）因此，五经是“五帝之经”，又必须经过孔子来定，才没有失真，“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放五常之经（按此句也是经书语），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同上，原文下接“而乖设法谤之言”，虚文弼校云：“有讹”，陈立疏证云：“意谓孔子未定之前，书则设诽谤之言，诗则歌谣怨讲之词，当更有礼乐失所之语。”按脱文必指除易以外之五经。）

为什么又要“五帝之经”以外的孝经和论语呢？白虎通义暗暗地杂引纬书说：“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虚校：正字下脱“法”字）。于孝经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虚校：此句有脱文）。……所以复记论语何？见夫子遭事异变，出之号令足法。”（同上）这段话虽然脱讹难解，但如果把纬书的来源指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白孝经论语在神学家的附会之下是专什么“制”，正什么“法”了。公羊传序疏引纬书孝经鉤命决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太平御覽六百十引鉤命决说：“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孝经序疏引鉤命决说：“人偷尊卑之行，在于孝经也。”孝经疏引孝经纬援神契说：“天子孝曰就”，“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誉”，“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其次，论语没有纬书，但有讖书八卷（见七录）。白虎通义辟雍篇说：“论语讖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古微书也载这句话）接着讲帝王和孔子的传授。这样看来，孝经论语都是孔子为了后代帝王取法而

预言的法典，而汉代皇帝所专之制，所正之法，就是孔子早已设置安排好的神权、皇权和父权三者相结合的专制主义和封建法律。孝经纬援神契更明白地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虹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见御霓五四二及宋书符瑞志引，按同样文句又出于春秋纬汉含孳）“卯金刀”即“刘”字。这种符咒式的经义完全把孔子的书说成了天授为汉立法的东西了。春秋纬汉含孳更说：“孔子曰：‘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公羊传序疏引）我们看了汉代用春秋之义，代替法律以断狱的史实，更可以明白这一道理。因此，宗教地改变历史传下的思想形式和材料，是石渠阁从至白虎观钦定经义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

这就是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统治阶级将物质的生产归其统治，同时也要求安排精神的生产手段”（德意志意识形态，郭译本，页九〇）。汉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皇权集中、中央专制主义和文化思想钦定以及讖纬经学国教化，是相为适应的。

白虎观奏议的神学世界观

作为“国宪”或“大律”或“专制正法”的白虎观奏议，是有一套宗教化的理论体系的。过去学者把这本书认成经学，加以崇赞，显然是一种偏见。

首先，我们要研究白虎通义里所显示的有神论的世

界观。什么是宇宙的来源呢？白虎通义天地篇说：

“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神）也。”

按经典译文引春秋纬说题辞说：“天之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经纬。”此句的出处显然是纬书。虚校以艺文类聚引作“天者‘身’也”，谓“身”与“天”古音相近。陈立白虎通疏证：“尔雅释文引礼统云：‘天之为言，镇也，神也，……’皆叠韵为训。”这里讲的“天”，就是“神”的代名词。“为人镇”即“为人神”。这毫无对白虎通义作曲解的意思。

“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

按类聚六、御览三十六引春秋纬元命苞说：“地者‘易’也。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为‘地’。”

接着便转入世界如何生成的理论：

“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

按这也出于纬书，刘仲达鸿书引孝经纬钩命决：“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

疑文或有脱讹，或省略太易、太极。

“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接说郭引诗纬推度灾说：“三气未分别，号曰浑沌，上清下浊，号曰天地。”

“故〔易〕乾凿度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

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

按御览卷一引推度灾说：“阳本为雄，阴本为雌，物本为魂。雄生八月仲节，号曰太初。〔雌生九月节，号曰太始（据广雅释天补）〕。行三节〔行之始也〕。”“雄雌俱行三节”，“雄含物魂，号曰太素。”

表面看来，这种世界生成论很像浑沌观，即认为世界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形成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更八），但实质上，在这一生成过程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推动力，它便是“天皇大帝”太一。“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日命。”礼记礼运天地既源于神，因而天地的运转便出于神按君臣之义所作的有目的的安排。白虎通义天地篇说：

“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也。”

按天左旋、地右动，见于春秋纬元命苞（文选注引）。

“君舒臣疾，卑者宜劳。天所以反常行何？以为阳不动无以行其教，阴不静无以成其化。”

“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犹臣对君也。（礼纬）含文嘉曰：计日月右行也；（尚书纬）邢德放曰：日月东行。”

（日月篇）

按春秋纬潜潭巴说：“君德应阳，君臣得道叶度，则日含王字。君臣和，得道叶度，则日月大光明，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寿。”（御览八百七十二引。史称汉文帝时日中有王字，我们从自然现象推察，这或者是当时日中出现的黑子）

“日行迟，月行疾何？君舒臣劳也。……（春秋纬）感精符曰：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

按感精符还说：“人主含天光，据玕衡，齐七政，操八极，故君明圣，天道得正，则日月光明，五星有度。”（后汉书明帝纪注引）

这就是汉代皇帝的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说：“人创造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可是人，他并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外的生物。人，他是人的世界，是国家，是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宗教；但因为国家和社会是颠倒的世界，所以它们产生出来的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意识。”（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尊言，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一——二）汉代皇帝钦定的宗教天道观之所以是谶纬式的经义，是因为创造宗教的人是帝王，是封建制的社会，是中央专制主义的国家。颠倒的世界意识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的。这样就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神创造世界，而是帝王按照他的世界意识创造宗教。正是这样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折射出天地日月星辰的宗教观。因此，自然被特定的国家、社会和特殊的人物摹拟谈合乎封建制社会的等级制了。白虎通义大讲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都是从天地阴阳之义来比拟附会，因而我们可以了解，不是天上的神权配合地下的君权、父权、夫权，而是君权、父权、夫权的世界意识折射出神权来。所以恩格斯说：“宗教是窃取人和自然的一切内涵，转赋予一个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从他这丰富的内涵中恩赐若干给人和自然。”（英国状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三）

白虎通义更把五行阴阳说庸俗化了并神秘化了。五行篇说：

“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犹）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据卢校改补）。

这样它利用封建的三纲意识把五行庸俗化了。依据这样说法，不但天上地下有尊卑的等极，而且五行之中也有尊卑的等级。同篇引春秋纬元命苞，更说：

“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按上文是据元命苞语：“土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气精以辅也。阳立于三，故成生。其立字，‘十’夹‘一’为‘土’。”（御览三十七引）纬书解释字义，好像拆字算卦之流，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字，都用这种拆字法解义，实在够得上荒唐不经了。“土”字卜辞金文作或，丝毫没有“十夹一为土”的意义。

“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元命苞曰：土无位而道在，故大一不与化，人主不任部职。”（按元命苞下文还有“地出云起雨，以合从天下，勤劳出于地，功名归于天”四句，见御览三十六引）

这样地又把五行中之土，说成等级最尊的一种气，因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是皇权所有形式，在颠倒了的世界意识上就变成“土无位而道在”，象皇帝之无所不有。所以下文又说：“土者最大，包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人，不嫌清浊为万物。”汉代皇权独占了天下的土地，所谓“尊老配天”，好像就是适应着神权，“功名归于天”或“子成父道”的“天子”的本义。春秋纬元命苞说：“五气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阳气，道人致和，阴阳之性以一起，人副无道，故生一子。”（御览三

百六十引)这不是明白地讲出专制主义的五行宗教观了么？为了更容易理解，这里再择引白虎通义讲人事取法五行的话如下：

“父死子继何法？法木终火王也。”

“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乐纬稽耀嘉说：“兄弟之叙，生于火。”）

“主动臣摄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间也。”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即上引元命苞：“子成父道，气精以辅也。”）

“臣有功归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

“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

“王者赐，先亲近后疏远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

“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

“有分土、无分民何法？法国时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

这样看来，君仅父极夫权之下的一切制度都是天所指挥的五行变化的徵候，也即是神恩赐给封建制社会的权利义务的关系。在这里，最不平等自由的尊卑上下的制度是为神所最喜欢的。如上面所举的例子，太阳里面有“王”字的符瑞，不是别的，正是由特定的人制造出来的神的人格化的世界意识，再颠倒过来出现人格的神化那样的宗教。因此，不但太阳被刻上阶级烙印的“王”字，而且太阳系都刻上统治阶级的幻党。如白虎通义引春秋纬感精符说。“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之类。所谓“太阳之下没有新事物”，正是这样五行的宗教观的主要精神。

关于自然变化，白虎通义又用讖纬讲出一套阴阳消